



夜宿吊脚楼

□罗安会

吊脚楼,旧时山城的独特建筑。吊脚楼多位于悬崖间,层层叠叠,蔚为壮观。

1970年春,知青小黄到江津县(今江津区)朱沱公社下乡,和我一个生产队。队长安排我俩住一屋,同住同吃同劳动。小黄来自市区,对生产生活都不习惯,我是当地知青,长他两岁,像兄长一样照顾他。

第二年中秋节,小黄邀请我到他家做客。我很高兴。重庆市区啥样?我没去过,只知道很大,人多车多房子多,有电影院、剧院、文化宫、公园、动物园、百货大楼,吃穿住行一应俱全。我怀着好奇心,同小黄从朱沱上船,整整坐了6个小时,在夕阳余晖下到了望龙门长航码头。

江边人来人往,叫卖声不断,岸边吊脚楼沿江而建,望不到尽头。“这不是和朱沱古镇差不多吗?”我心里暗想。

我背着送给小黄的鸡蛋,随他乘江边缆车上岸。坡陡,缆车很平缓,每人3分钱,大约3分钟就到了解放东路。

解放东路是下半城的主街,沿江而建,马路宽阔,汽车、客车、黄包车、自行车川流不息,路边人来人往。街边一侧,一栋栋吊脚楼像积木屹立在悬崖峭壁上。我小声问小黄:“城里还有那么多吊脚楼,住着安全吗?”小黄笑道:“住吊脚楼别有一番情趣,你住一晚就知道了。”

往左拐进入一小巷,没走多远就跨进了一个小院。院子里很热闹,此时家家户户都在做晚饭。十多户居民在自家门口的灶台前做饭,柴烟、煤烟、油烟扑面而来,呛得我咳起来。切菜声、炒菜声、交谈声、锅碗瓢盆声不绝于耳,组成了厨房交响曲。

小黄的父亲热情地把我迎进家门。小黄家六口人,住一室一厅约50平方米,显得有些拥挤,室内三张高低床、一张饭桌、一个衣柜,写字台上堆满书籍和杂物。

这天是中秋节,小黄的妈妈炒了一盘回锅肉、三盘小菜,另外还有一碗番茄蛋汤、一盘月饼,这在当时可是丰盛的大餐了。小黄全家把我当成稀客,黄妈不断给我夹菜,我都吃撑了。

天色渐渐暗下来,小黄和弟弟带我去朝天门看大轮船。一路街灯如白昼,街上人来人往,悬崖峭壁上的吊脚楼闪着微弱灯光,忽隐忽现。小黄指着左边崖石上的吊脚楼说:“今晚我俩就睡那屋!”

朝天门灯光璀璨,霓虹闪烁。江边趸船上,好多人手提行李上船。小黄指着江边的大轮船说:“那船是去武汉、上海的;中小轮船到泸州和贵州赤水;去嘉陵江、乌江的船只,等待天亮启航。”

晚上9点过,我们乘公交车回家。洗漱完毕,小黄带着我,从一条弯曲小径爬到悬崖边,沿一条木桥到了吊脚楼。吊脚楼悬空而立,依山而建,低矮的房屋十分狭窄。小黄说这吊脚楼是他舅舅家,舅舅外出不回来,我俩各住一间。

夜深了,我推窗而望,月亮高悬,远山朦胧,江面上的船只在光影中穿梭,江水缓缓向东流淌……第二天清晨,太阳升起,染红江面。凭栏远望,江面上船只来来往往,北岸楼房错落有致,鳞次栉比,青山碧水如山水画卷。

早饭很简单,一人一碗麻辣面。饭后,小黄带我去解放碑看看。我俩不知不觉来到十八梯。十八梯是下半城连通主城的主要通道,可通较场口。小黄像导游一样给我讲述十八梯的历史。

不一会儿,我向往已久的解放碑到了。四周高楼耸立,人头攒动,我第一次乘电梯到了三八商店,里面商品琳琅满目。这里繁华而热闹,我生怕走丢,与小黄形影不离。

中午,肚子饿了,我俩在新华路吃了又香又辣的重庆小面。下午,我们在和平电影院看了电影《兵临城下》……就这样,我俩在解放碑一带逛到日落才回家。

夜幕低垂,我俩又回到吊脚楼。刚坐下,天气骤变,乌云滚滚,雷声隆隆,大风刮起。吊脚楼被风吹得摇摇欲坠,我生怕被大风掀翻。小黄安慰道:“不怕,这房子可是经过无数风雨考验的。”

大雨滂沱。小黄关上电灯,说“以免被雷电击中”,其实他比我还怕。一个小时后风停雨住。我俩倒头睡了。入睡不久,我要拉肚子,喊小黄陪我上厕所。我俩在昏暗的街灯下快步向公厕走去……

时光飞逝,几十年一晃而过,重庆母城已蝶变。昔日吊脚楼聚集的十八梯、洪崖洞早已变了模样:如今十八梯是集自然景观、历史文化和人文风情于一体的旅游胜地;洪崖洞成为4A级旅游景区、全国知名景点,被媒体称为“天空之城”“中华悬崖城”。夜宿吊脚楼的经历,成为我的记忆。

(作者系重庆市江津区作协副主席)

陶艺制作

新华社发

武隆仙女山羊角镇对面半山腰处,有一片红砖房,取了个有趣的名字“半山里有窑”,主人叫罗念。罗念个子不高,穿着有些破旧,细小的眼睛框在黑框眼镜里,留一撮小胡子,颇有些痞帅的匠人气息。

武隆羊角古镇对面半山腰
住着一个与窑对话的手艺人

□陈金凤

1 每次开窑都像开盲盒

半山里的这间窑,有三四十平方米,窑身黑黄,几个气孔布满灼烧的黑色火焰纹。窑左边摆着香案,是祭拜用的。每次点火,这样的仪式都是罗念的精神寄托。

窑上面吊着温度计和气压表,烧窑时根据火势增减木材。窑后面稍远的位置,整整齐齐堆砌着备用的木材。窑的右边有两个旧式的展示柜,陈列着他前十窑烧出的精品陶器。

当天,是他烧第十一窑的第一天。先低温烟熏,等木柴释放出来碳素填满泥坯的毛细孔,泥坯表面呈现出碳素的黑色后,再慢慢升温,这个过程需30多个小时。越往后,升温越难,从300℃到800℃往往需要六七个小时,800℃到1000℃则要十多个小时,1000℃往上则更难。根据窑的大小与烧制数量,一次要用几吨至十几吨木材。

窑里的火燃烧着,映红罗念的脸。他说,每件陶器的成色如何,只能等开窑出来才知道,就像开盲盒一样令人期待。他得意地告诉我,前几窑他收获了一件窑泪呈翡翠色的公道杯,还没有命名,直到最近才有了名字——锈韵青瑶。

2 对家有愧,对陶深爱

柴烧是人与窑的对话、火与土的共舞,也是用最原始自然的方式生成精美作品。从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,到粗陶自然抱朴的本真,陶在喧嚣中寻找宁静,充满着与生俱来的历史沧桑感。

罗念毕业于涪陵师专,38岁前在某单位上班,不安分的心很躁动,时常想如果不在单位上班,能做什么、又会什么?苦恼和无奈,让他没有信心继续走下去。

问起做柴烧的初衷,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回答:“上当受骗自觉自愿。当初选择改行,也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。”接着他又说,非遗传承柴烧是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,是一种意外之美,更是对自然和生活的敬畏。能传承和保护这项文化,感受这古老而纯净的气息,让它继续在我们的生活中闪耀光芒是他毕生的追求。

做陶之前,罗念的生活状态还是不错的,不但有车有房,而且妻贤子孝,生活过得如意,时不时还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。

如今,为了支撑这份热爱,几年下来,民宿的收入填补不了支出。为了筹钱买材料,他四处借钱,甚至去网络上贷款,但仍杯水车薪。

对于他的这份事业,妻儿都不太支持。作为家里的顶梁柱,生活来源都无法保障,更别说关心孩子的学习、家里的生活。一心扑在半山做陶、烧窑,家务一律交给妻子承担,这样的丈夫、父亲,可以说是不尽职责的。我没见过他儿子,听说去城里打工了。为啥不让儿子来帮忙?他叹口气道:“儿子不来,不来就算了。”

对他是有愧的,对陶他是深爱的。他觉得烧窑的过程是一种享受,能把自己的思想通过半山陶表达出来,那是一种爱的方式,他要坚守和传承。他把陶比作自己的儿女,去呵护、去爱护。他说,再难也会做下去,做一个真真切切的匠人,半山陶是他余生唯一能做的一件事。

3 第一次做陶狼狈至极

市场推广,他不在行,只管闷头做事。

他一边学习,一边总结经验。最初,他和几个毫无经验的

人先后去了荣昌和景德镇学习。问他为什么选择荣昌陶,他说是制作工艺和艺术风格让他着迷。荣昌陶享有“薄如纸、亮如镜、声如磬”的美誉,最早的荣昌陶主要是粗陶产品,造型朴实自然,有粗犷、野性之美。

问起第一次做陶的事,他边讲边笑。他说,第一次做陶可谓狼狈至极。

他说,当时他的师傅姓刘,让他先将陶泥搓成条状,一层层堆叠成器物的形状。再用泥浆黏合,磨平筑起痕迹。还有一种机器,上方有一个转盘,下面用脚踏。刘师傅说这是陶瓷制作必不可少的工具。

看着那么简陋的机器,罗念心里觉得做陶也不难,没啥技巧可言。师傅看出他的不屑,轻轻一笑,让他先琢磨着。别的学员一边制作一边仔细研究,而他先自以为是,后来却抓耳挠腮惊慌失措,不知从何下手。慌乱中端起一盆水倒向陶泥,手忙脚乱转动转盘,终因加水过多,陶泥变成一摊烂泥。他无奈且沮丧,刘师傅看出了他的窘态,停下手里的工作,走过来耐心地手把手地教他:先拍打泥片,根据器型拼接成初步的形状,然后将泥料放在转盘上使坯体成型,再把泥料压入特制的模具中最终成型。眼看着成型的坯体,罗念很惭愧,低声说:“果然隔行如隔山,我还需要多多学习。”

4 在“控制”与“烧制”中升华

罗念第一次做的是主人杯,还在杯底刻上自己的名字,那时他还没有给自己的陶命名。拿着自己第一次烧成的作品,他明白了艺术创作是需要坚持和努力的。而柴烧制作者的创造力和想象力、陶器的美感和艺术性,让他这个初学者感受到了艺术的力量。

师傅见罗念拿着自己的作品发呆,问他感觉如何?罗念红着脸连说自己还差得远。师傅拍拍肩安慰他说:“小伙子,慢慢来吧,经验要不断积累,柴烧是一个漫长的历练过程。”于是罗念立志,在非遗传承路上,陶艺将伴他此生。

今年1月,他接受重庆市文旅委邀请,携锈韵青瑶杯等作品参加了第二届重庆都市艺术节。经过两轮专家评选,评出优秀作品30件,罗念的作品获得认可,拿到了“优秀艺术家奖”。他没有骄傲,更加坚信总有一天会得到更多人的认可。

他说,无论多么险要的山峰,总会为不畏艰险的人留一条可以攀登的路。虽然这是他获得的第一个奖,但他相信不久的将来自己还能获得更多褒奖。

一捧陶土加水搅拌,经过控制有了完全不同的外观,再经高温烧制成一件精美的工艺品。人生何尝不是如此,只有不断学习,不断对自己进行“控制”和“烧制”,在岁月里摔打,不断跌倒、爬起,重塑自我,终究被凝成陶的模样。

(作者系重庆市南岸区作协会员)



吊脚楼